

金牌作家书系

巫师的传人 3

古国羽衣

王勇英◎著
WANGYONGYING
WORKS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儿童文学
金牌作家书系

巫师的传人³

古国羽衣

王勇英◎著
WANGYONGYING
WORKS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巫师的传人. 3, 古国羽衣 / 王勇英著. -- 北京: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2

(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)

ISBN 978-7-5148-4430-6

I. ①巫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篇小说-
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4537 号

WUSHI DE CHUANREN 3 GUGUO YUYI

出版发行: 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著 者: 王勇英

责任编辑: 王 苏

插 图: 后门山 LAZY

美术编辑: 高 煜
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责任印务: 厉 静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0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编 辑 部: 010-57526286

发 行 部: 010-57526568

网 址: www.ccppg.cn

电子邮箱: zh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
印张: 13.25

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64 千字

印数: 10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4430-6

定价: 26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 (010-57526718) 退换。

自序



解开封在树纹里的记忆

◎王勇英

我喜欢捡拾一些枯败的树叶，在阳光映照下看一片树叶，能看到脉络如流水般在它的骨架中流动。当叶肉消失后，只留下一具树叶的骨架，生命的能量死后仍在，还会保持着树叶鲜活时的姿势。或许，在叶肉死后，树叶便得以重生，由骨架生长成树的样子。

长成一棵树的样子应该是每片树叶的梦想。

这样思考过：树叶的脉络和树纹有某种联系吗？一定有的，我想，树叶长自树，叶脉与树纹应该有着生命的联系，树的生命年轮，一步步走向树叶，那叶的脉络骨架就是树曾经走过的脚印；又或许，树叶的脉络骨架，便是树从自然天际间探索、引通的秘密生命河流，把雨露引入树心，蓄为能量，形成生命之源，也是每一片树叶走向树心的历程，千万条路终归凝聚于树盘的轮纹。那些枯败脱落的树叶，所剩下的脉络骨架，就是树在生长的岁月里留下的一条条古道。



自序

死后成为树的样子，一定也是每一片树叶的最终梦想或生命归宿。

树纹，是我沿着树叶的脉络寻找而来，惊喜发现的宝藏。

我所遇见的树盘，用文字描述那些树纹，都不是一般的美。

有一个树盘的表面近乎黑色，散开着长着青苔，青苔中不经意地生长出三两棵草，草枝懒散地开着几朵花。青苔中甚至还有几朵微小的蘑菇，只是，青苔等物都只生长在裂缝边上，从树心旋着发散出去的一道道裂缝，在青苔的映衬下，倒像是一条条细小的河流，从周边朝中心汇聚。这个树盘因为植物的点缀，变得灵动鲜美。树纹便在这张黑色的树盘中，在青苔、花草还有裂缝中流转着。

还有一个树盘，深褐色，从细小结实的树心开始，周边全是小小的紧密的年轮，从树心发出风车一样的裂纹，每一道裂纹的纹条带着优美的弧度，然而树盘表面风化严重，像村里头一些人家用来切草的木墩子，却又不像木墩子那般粗糙，也有点儿像晒干了的瓜子紧密地排列在一起，极富艺术感。

某一次我在山里采风，遇到一个树头，树头的切面平整，应该是用锯锯断的，年长月久，切面已经有了一道长长的裂缝。裂缝原想对半裂开，却在树心处有了一个小小的起伏，裂缝的尾处便稍稍摆动了一下，就有了这道不对称的裂缝。从树心的裂口处以 360 度发散状裂开无数长短不一、大小深浅不等的细纹，有三条裂纹略粗一些、深一些，呈现像主裂纹一样的深黑色。树轮像水纹一样一圈圈荡开，从小到大，色彩也由浅渐深。在树盘的靠边处，密织些短短的断纹，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相连着，看上去像古老的民族在某种仪式中的舞蹈。因为雨水与阳光的作用，树盘表面留有一块块霉迹，或浓或淡，树盘上还有些水汽，润在其中的印迹和树纹便有了奇妙的美感，这是一幅由时光岁月绘在树盘上的



水墨画，还流动着这棵树的生命过往……

在我看来，树纹，是有生命力的画作。那些树盘，哪怕已经长了青苔或冒出一些细小的野生菌，就算被风化过后，枯朽损伤或经积水侵蚀，腐化严重，那树盘也依然生动，有着特别的魅力。只要树纹还在，哪怕只有一半或几条，就依然能感觉到那棵树的生命力量，从树纹的流转中，看到生命力的流动。

树的纹路是树的生命纹轮，记录着树的生命轨迹，也可以说，是讲述一棵树从种子破芽的那个时刻起，到一生结束的故事，其实，就是一本由树用自己的秘语所写下的书。

一棵树，根向泥土下深深探索，树叶则向天际无限伸展，立于天地间，把天地相互连接，或许，每一棵树，甚至小到每一棵花草，都是天与地的秘道。

这其中会有什么未解的神秘力量？

灵感把我与树相连，读懂树用秘语书写起来收藏在树纹里的故事，经过想象的幻化，形成了《巫师的传人》第三部《古国羽衣》的故事坯模，再经过多番酝酿、思考、打磨、成熟，终成故事，写于纸张，这是一个多么奇妙而又不可思议的经历……

我想，纸张是由树浆做成的，与树或许也有着某种生命相连的秘道，身为作家的我便是有幸行走在这一条条秘道上的人。

从自然秘境中来的灵感敲击着我，在我的脑海中盛开成繁花，在《古国羽衣》中，我便借树叶的脉络骨架与树纹的生命足迹来一个尝试与探索，把苏莲娜家族遭受的一个巫咒的秘结安置在树纹中，把一个关于古国羽衣的传说封存在树纹中，由少年巫师鸟麻用他的巫力破除树纹的咒阵，解开一个个谜……

前情提要

城市少年舞风（又名乌麻）因为家庭变故，回到故乡乌麻城，并成为奶奶那个民族的巫师。

乌麻原来在阳城的同学到乌麻城来看他，返回的路上升月突然离奇病倒。为了救升月，乌麻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去寻找民间传说中的长生草、长生汤。乌麻利用巫力，找到了一些奇怪的植物，原来这些就是传说中的药灵，最终解开了升月身体出现怪病之谜。

就在一切谜底将要揭晓之时，时不时出现在乌麻身边的继母苏莲娜再次露出诡异的微笑，从而让乌麻觉得这一切都是那么地不真实……



目 录

001 第一章 水幽蓝

012 第二章 幻手

021 第三章 秘谷

032 第四章 嫌疑

048 第五章 愤怒的树巫

066 第六章 一个空落落的村庄

079 第七章 将计就计

097 第八章 去浮山

107 第九章 雾 林

124 第十章 树纹里的秘咒

142 第十一章 传说中的古国秘咒

155 第十二章 药灵的秘密

167 第十三章 家族往事

185 第十四章 羽族传说

193 第十五章 古国战衣



第一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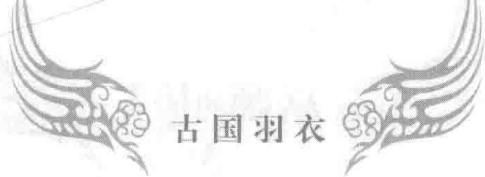


水幽蓝

岸之树
水中花
木叶流水
有有无有
深照
浅映
幽幽蓝
有有有有

我曾经经过一些村庄，听到这首民间巫师吟唱的歌谣。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吟唱起来，发音古怪，有些像敲木发出的声音，有些像在水里洗树叶或菜发出的声音，有些像雨水落在木板、瓦顶上的声音……音质古朴，听起来笨笨的，却又透出一种空灵，像传自远古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那声音进入从听觉中感觉出来的场景里。只是，歌词有点儿悲伤，我理解到的大意是，眼看着岸边是一棵树，水中看到的倒影是花，树枝树叶在流水中到底有还是没有，像是有又像是无，那些岸上那么清晰的影子在水中浅浅映现，像有一抹幽幽的目光以及笑容隐藏在那蓝色中。

现在我才知那是唱水幽蓝的。



树鸡说，曾听过一个关于水幽蓝的传说：远久之时，有一个孩子出生时长相奇怪，可能是她母亲在孕期吃错了东西，导致胎儿畸形，头发像奇怪的树叶，皮肤也像树皮，脚板底还长了一些像树根的东西。这不是她的错，但这个罪却由她来承担了，她不被父母喜欢，多次被遗弃在野外。家里正在哺育的狗每次都把她叼回去，她便在狗窝里喝奶活了下来。这个孩子有哥哥姐姐，后来也有了妹妹，她希望像兄弟姐妹那样得到父母的喜爱，但只能眼巴巴地渴望着。失望、绝望之下，这个孩子的长相变得更怪，头发长长的，看上去像藤条、树叶。她也喜欢像姐姐那样到水边照着梳理头发，假想那些树叶状的头发会像姐姐的头发那样乌黑，还戴着花儿。她的头发在她的想象中变成了花儿的样子，水中满头长发像一树花儿盛开，绚丽缤纷。村里人害怕她，视她为妖物，不能容忍，便赶她离开。

村子周边就是深山老林，她走出村庄便入了深山。后来，村里人发现，从那时候起，在那个村庄周边便出现一种从未见过的树，有毒性，人们看到水中树的倒影便会想到那个女孩的样子。有人说是那个女孩变成的树，她可能死了，灵魂变成了树，不愿意离开村庄，又回到村子边生长。村里人很害怕，见到那种树就砍掉。后来，那种树就往深山幽谷里长，专门长在险恶的环境中，人们不敢轻易靠近，它才得以生长。后来便有传说，这个女孩儿经常走到山上，远远地往村庄看，她站了很久，眼泪流下来，在脚跟形成了一汪湖，脚生出树根，长成了一棵树。她对亲人们又爱又恨，所以她既有救人的药性，也有害人的毒性。后来，有一个叫水幽蓝的树妖利用这树的变幻来造幻境。据说，那个树妖也是经历过不幸童年的人，她和树同病相怜，人树合一，树妖隐身于树中。后来，有巫师发现了这种树的幻力，



便把这种树称为水幽蓝。之后，在那水中的花儿后面总有一张看不清楚的面孔，那幽蓝的目光有一种邪性，那就是女孩和树妖的面孔与目光。她们的心中都有许多美好的想象，对有父母关爱的家庭有着特别的渴望和向往，所以，树在水中映出来的那些繁花便是美的景象。但同时她们又洞穿一切，明白那是想象出来的，无法实现的假象，欺骗别人也想欺骗自己，美中有一种凄凉，还有一份怨毒。

我看着窗台上的那枝水幽蓝，感慨，没想到这其中有这样让人心酸的传说，同情、怜惜却也有些不喜，它的确透出一股邪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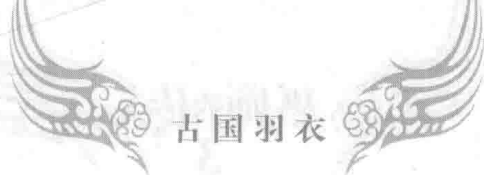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见到窗台上的水幽蓝，略略沉思着。我觉得爷爷可能看出了什么门道。爷爷问我这是从哪里折回来的，我说是从一处深谷下的密林中折回来的，树鸡说这叫水幽蓝。

爷爷说乌麻的土医叫它阴阳树。

阴阳树。难道白天和黑夜中有不同的模样？

我的猜测是对的。

爷爷说，阳光下和月光下树的样子不一样，白天看到的树叶到了晚上会成为花朵。岸上看到的样子和水中倒映的样子也不一样，岸上的树在水中是草，树叶是鱼，岸上风吹树动，水里就是鱼儿在游。有人说，白天看到的是它的真身，月光下看到的是它的虚影，岸上的树是真身，水中的草和鱼儿是假象；但有人说，白天岸上的树才是假象，用来迷惑外界，保护真实的自己，总之，虚虚实实，假假真真。阴阳树其实是一种草药，只是这种草药天性邪恶，药性和毒性不容易被掌握，医生们从来都是慎用，最好不用。它生长的环境既隐蔽又险恶，喜欢生长在一些带有剧毒的草、树旁边或其中，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，而且还会借其他植物的毒性来成长。有它的地方一定



有水，安静的深谷清泉，那是它要随身携带的一面镜子。

我好奇它有什么药性和毒性，爷爷却说不好说，至今没见过哪个医生可以掌握它的药性和毒性。它会无规律地变，第一遍用药可能会让患者大有好转，第二遍用药却会致命。曾经有人无意中发现它是止血良药，但再用来给别人止血时，反而伤口溃烂，甚至腐肉蚀骨，血流不止。自然界中，动植物都有自我保护的生存方式，这可能也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，被人类遗忘或恐惧也许是最安全的。

听起来，这水幽蓝的确是个妖物。

爷爷叫我最好小心，不要触碰这种植物。

民间巫师叫它水幽蓝，至于这名字有什么来历，爷爷不太清楚。

我想，巫师们叫它水幽蓝，是因为这种植物天然的邪性，或许本身就有幻力。只是，我把它带回家里的这些天，并没有被它迷幻，或许我已经有了强大的巫力，这一小枝水幽蓝的幻力不够强大，对我起不到任何作用。

看着这枝水幽蓝，我不由得想到药灵，便跟爷爷说：“药灵的药是不是草药中最神奇而强大的？”

“关于药灵呀……”爷爷沉思着说，“有没有，不知道，那也只是民间传说。”

“难道没有吗？”我一时也不确信到底真实中有还是没有，我见过的药灵或许只是幻境里出现的一种幻物，同时我也想弄清楚，曾经入过幻境的爷爷又是怎么说的，“据说是有的，与长生草的传说有关。”

“是。”爷爷说，“好像是。”

爷爷沉思着，好像也不太确定。



“腰吉的祖辈中，有一个叫蓝田阳的医士还曾经寻找过长生草……”我顺口说。

爷爷很吃惊：“你怎么知道腰吉？还有蓝田阳曾找长生草的事？”

“我同学来过这里，你还记得吧？”我说。

爷爷说：“当然记得，这没过多久嘛。”

“有一个叫升月的同学，她生病了，你叫我去找腰吉，一起给她治病。后来，我陪她去不老村，从那里得知长生草的传说，然后找到了药灵……”我说。

“你的同学不是回去了吗？升月在哪里生病的？”爷爷看着我，“你不会是做梦了吧？”

我笑笑：“可能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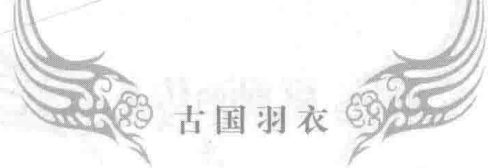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过，做梦居然还能梦到腰吉，还有蓝田阳老医生……真是神了，巫师的梦和普通人的梦就是不一样。”爷爷说着也笑了。

我一时跟爷爷说不太清楚，不如先不说，我自己都还搞不清楚呢。

我琢磨着，进入过幻境的爷爷完全不记得发生过的事，那么升月他们呢？尤其是升月，她会怎么样？我想给升月打个电话问问，但是临时又打给了长安。我问他们回去以后是否都还好，有些人从大城市到山里来，可能会被虫子咬些包包，也可能触到一些植物会过敏，过后会出现不适感。长安说他没事，别人也没见有什么不适，都好。我还是不太放心，告诉他，我做了个梦，梦到有人生病了，特别担心。长安哈哈大笑起来，说我婆婆妈妈，做个梦也操心这操心那。他说梦都是相反的，让我放心。我哪能放心？便支支吾吾的，长安就“呀——”了一声，说他明白了，马上帮我问升月。

我明明就是希望通过他来问问升月的，被他点破了心思，又虚伪





地说了些为自己掩饰的话。

等长安的电话，没想到却是升月打来的，我紧张地站起来，握着手机，贴在耳朵上，捂得都要出汗了。

“舞风，长安说你有急事找我，我的手机一直开机的，不知什么原因没接通。”升月的声音永远是那么轻，那么好听。

“哦……”我不知道长安跟她说了什么。

“长安说你梦到我们大家，担心我们生病。”升月笑起来，“谢谢你，对我们那么好。放心啦，我很好，长安也叫我转告你，大家都很好，没有什么过敏症状。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我追问。

“就是有点儿累。从来没那样走过山路，不过，休息休息就会好的。我正在看拍的照片，下次有机会再去。”

“你知道不老村这个地方吗？”我试探着问她。

“不老村？”升月觉得很有趣，“村子里的人都不会老的吗？好像童话哟。”

“那里传说的长生草和药灵，你听说过吗？”我再次试探着问她，“或者说，你梦见过吗？”

升月笑了，“没有。你到底做了什么梦呀？”

我笑笑，“也没什么。”

“长生草？药灵？听起来像民间神话传说中才有的噢。”升月说。

“是。以后你们要是再来，我可以陪你们去那里看看，有许多山洞，听说是古人修仙用的，有灵气和仙气。”我说。

“好呀。”升月说。

这么一来，我算是差不多弄清楚了，升月应该像我爷爷那样，对



幻境中所发生的事都不知道。一颗心放下来了，不知道最好，她在幻境里可是被病痛折磨着的，我不希望那些成为她的梦魇。不过，转而又有些失落，我陪她去不老村那些日子所经历的事她也是不知道的了。

而我还记着那些点点滴滴。

那么，她的家庭状况呢？她的爸爸不会真是那样对待她和她妈妈的吧？！一定不是的。她那么好，一个父亲怎么舍得抛弃那么好的女儿呢？不会的，她爸爸很爱她，一定的！

挂了电话，我便去青雾山探访腰吉，看看他是否也像爷爷和升月一样。

在去青雾山时，我又临时决定先拐去找苏莲娜。

苏莲娜正在悬崖边的木亭里听音乐，在一个本子上写写画画，她旁边坐着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，在听她说着什么，好像是一个新的摄影主题方案。

见到我来，她匆忙说了几句便让他们散去，分头工作。

“无事不登门。说吧，要问我什么？”苏莲娜就是这么直性子。

“你是不是中过骨？”

跟她说话无须绕弯，直截了当问好了。

她看着我好一会儿，有点儿吃惊的样子，然后站起来，绕着我转了一圈，伸出一只手指托起我的下巴，直视我的眼睛，笑着说：“你说呢？”

然后，她转身拿起东西，潇洒地走了。

她的笑容意味深长，也有些怪异。

我不由得想起幻境中她最后留给我的那张面孔、那个眼神、那种笑容。